

唐诗宋词随想

□川阳

唐诗……
宋词……

月枕千年心事,诉过往,忆前世,昨天与今日,何其不同又何其相似……

云散,雾去。

谁的含蓄告知,轮回在透明的纸。一层层,一叠叠,卷帙浩繁。经典——无言的垒筑,人在时光中奔波的位置。

深色秋,深色的枫叶,也许正是迷途的初始,为你妆饰,也为你患得患失……

一阵冷瑟风,吹来那年的那年,繁华又荒凉的沉思,让人意味深长,脆弱在墨池……

间棧,竟得茅草房,醉醉梦,醉醉一窗灯火。呼古语,书古隶!听跟跟踉踉的歌词,姗姗来迟。

走出此时,搀扶自己的影子,在晨钟暮鼓敲响时,朗读先人无际未知的暗示……

唐诗,宋词
字律律动着神秘的情痴
是歌?是梦?
是飘逸幻象的天使
天涯咫尺
欲说又止……

画家的烟斗

□胡箭

从一缕烟云中走进大山
思索忽明忽灭

山路太崎岖了
遮阳镜下,终于觅一条青藤
把大山的微笑缠住

画家结识了山
从此,山也从画家笔下
结识了那缕出入四季的烟云……

诗塞
境外

情满丰州

□戴武光

一半城郭一半山,情韵独特丰州滩。
民族团结誉华夏,地灵人杰睦草原。
生机勃勃展新容,绿色宜居美家园。
风姿绰约多绚丽,气象万千靓人间。

白云缭绕青山巅,凭栏远眺青家妍。
长空碧透染霞光,环路飞架舞彩练。
车龙人流耀华彩,街巷纵横飘绿烟。
车站穹庐莲花绽,琼楼栉比入云端。

紫塞古城色斑斓,长调悠扬歌婉婉。
黑水澄澈翔百灵,东河浩淼洗锦缎。
沧桑变幻迷人醉,风光旖旎映星汉。
放逐心帆追野鹤,喜泪潸然湿罗衫!

排律·喜看农村新变化

□赵光荣

土地承包乡致富,嘎查建起小高楼。
红墙黛瓦堆欢乐,惠雨祥云济苦酬。
家满粮仓丰米谷,心存念想喜眉头。
背朝黄土身虽瘦,福到柴门泪已休。
现代农耕兼合作,新型牧业保需求。
儿孙赶上复兴路,父老欣逢改革流。
政策扶贫天变化,民生借力食无忧。
文明大写桑麻事,科技多为百姓谋。
机械新开林万亩,人工巧种绿千畴。
田园自度和谐曲,车旅逍遥平仄游。
女子荷锄学微信,郎官套马放歌喉。
曾将憧憬疑为梦,今日吾来一梦收。

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

□陈珍

二十岁最初一次登上讲台,六十岁最后一次走下讲台,整整四十年矣。四十年来的一切一切仿佛落满肩头的粉末,随着啪啪两巴掌的拍打雪屑般飘逝,荡然无存。唯有学生的朗朗书声、亲亲话语,常常在耳畔响起了。于是,课书生涯不尽的小小碎碎的往事抑或趣事就想起,想起来……

“公的母鸡妈妈”

操场上我和男同学玩“跑马城”,和女同学玩“狼吃羊”。有校外的大孩子来扰乱,我驱离他们……操场边的青草地上,有勤工俭学小组的一窝鸡。一只金黄母鸡引领着一群刚孵卵出的金星子般的小鸡,咕咕咕,去捉虫;咕咕咕,去啄草芽、菜叶啄食。有乌鸦、麻雀飞来抢夺,母鸡妈妈扑儿扑儿勇敢地啄跑它们。

有小女生说:“老师就是母鸡妈妈。”

有小男生说:“老师是公的母鸡妈妈。”

啊,童声亲亲,童语真真!

“怕把好老师气死”

让他做什么,他就不做什么;不让他做什么,他非要做什么——我四十年教龄,教过的学生有上千名了吧,没见过这么逆反的孩子。他叫王崇,二年级,从外校转来的,是留守儿童,爷爷奶奶带大的。大眼睛,看人时老是白多黑少,且没个正眼儿。

让他看黑板,他望窗口;让他读课文,他写生字。一个星期不做作业,单元小测验他撕了试卷。我和他谈心,他闭了嘴吧,捂住耳朵;他爷爷打他,他紧闭起眼,紧咬着牙。

我急切、无奈也气极,放学时对他讲:“你回家后要吃饭、要睡觉,就是不要做作业。”真奇怪,第二天他早早交来作业,而且干净、整齐、正确。他爷爷说:“神了,神了。这小子昨天晚上不吃饭,不睡

□曹文生

寒字砸下来,很有力量。

风,是推手,它一声不吭地就来了,一抬头,看见它狠狠地落下,砸疼了树叶,许多树叶摇晃着脑袋,从树一翻身,掉在大地上。寒露来了,树叶呼啦一下子,散了一半,剩下的一些,记住了这个节气。

同树叶一同散去的,还有一些人,他们躲在房子里,喊冷,可是这才刚入秋不久,炉火还不能烧,否则这个冬天,就没法藏身了。人坐在屋子里,偷空看一会《世语新说》,也是无聊的日子,带出点骨气来。在世上,活得越久,越感受到没有生气,好像更多的时候,是在糊弄生活。

寒,是一个让人捉摸不透的字。一过寒露,便觉得被窝暖不热了,一个人,缩成一团,蒙着头,仍感觉不到温暖。我是个体寒的人,最怕寒,似乎从寒露开始,每天都活得小心翼翼,怕一不小心,就感冒了,生病以后,日子觉得过得更慢了。

走在大地之上,便觉得土地也有了回味。明亮处,身子暖和,热腾腾的,有一种被阳光炙烤的感觉,可是一走到阴影下,竟然全身透着冷意,这寒露的日子,一日之内,却似乎隔着春秋。人们总是不得要领,找不到适合人的安居方式。

人都说,寒字的甲骨文,是一个人,躺在铺着草垫子的床上,这意味着一种格局,寒露之后,该取暖了,草木一秋,不过是一把好柴火,或者说是一把好绒草,铺在身子下。

我不喜欢这个“寒”字,每次想起它,我都觉得自己像个贼,尽管我不是,但是我被众多的目光,给定义了。

那一年,我住在外公家,和表

回忆的豆腐块

觉,先做作业。”

上课时我笑笑故意说:“王崇,不要背古诗。”他扭捏了一下,站起来:“春眠不觉晓……”一字不差,连标点符号也没落。

放学时我又故意逗他:“王崇同学你不要做家庭作业。”

嘎,嘎,嘎——他羞涩一下,尴尬一下,鼓了腮帮子,终于忍俊不禁发出鸭子般的笑声。

哈哈——啪啪啪——同学们看着他热情地笑,热情地鼓掌。

末了,他跑来拉起我的手热乎乎地说:“你从来没打我,你是好老师。怕把好老师气死,我听话呀,好好学习呀。”

“点灯老师”

初为人师第一年,出手就接了初中毕业班。班主任兼代语文、历史课。农村学生大多上学迟、年龄大。他们十六七岁,我十九岁。一个小青年带领着四十多个少年。我们同学、同班,有时同食同住,既是师生,又是朋友。那年代的上学远没有现在沉重,轻松愉快,恍然间就毕业了。学生大多不考高中,绝大部分考中专。考上了,打家并产、砸锅卖铁争个铁饭碗;考不上,死心塌地回农村修理地球。我带这个班后,为这所农村中学有史以来创造了晚自习。不通电,又买不起蜡烛,我们就用墨水瓶盛油,把瓶盖钻个小孔,安上用牙膏袋卷的小筒,穿几根线的灯芯,自制了真正的“灯的光辉是油的牺牲”的那种小油灯。灯油由学生自己解决,煤油、柴油、食用油不等。我买了个汽油打火机,还和在旗政府开车的同学搞到一小瓶汽油,亲自保管,晚自习由我一盏一盏亲手点灯。学生们亲切的叫我“点灯老师”。同时也表达了一种寓意。

这一年,我们班的中专生考了二十多个,创历史最高。学校组织了一个欢送会,还被例会了一次餐。晚上全班学生守在教室里谁也不回家。有个叫白珏的同学说:“让我们在一起再上最后一个晚自习吧,让点灯老师再给我们点最后一次灯吧!”

寒露

哥去河滩玩,他们说要去捕鱼,衣服放在河岸边,让我看着,回来时,一个叫做毛蛋的家伙,说他的衣服的钱丢了,岸上只有我一个,我成了贼。尽管我在河岸边,看了一上午的蚂蚁搬家,但是表哥那冷冷的目光,让我觉得这一辈子,在外公的村庄里,我的腰是直不起来了。人就是这样,在一定的情景下,尽管我是一个清白的人,但是也没有人相信了。

每次看到“寒”字,我就想起那冷冷的目光,那白色的眼仁,多像寒露里的露水,泛着白色,挂在村庄里,散发着寒气。

其实,寒露并不是全是清凉的事物,也有温暖的部分。远处的收来。在世上,活得越久,越感受到没有生气,好像更多的时候,是在糊弄生活。

寒,是一个让人捉摸不透的字。一过寒露,便觉得被窝暖不热了,一个人,缩成一团,蒙着头,仍感觉不到温暖。我是个体寒的人,最怕寒,似乎从寒露开始,每天都活得小心翼翼,怕一不小心,就感冒了,生病以后,日子觉得过得更慢了。

走在大地之上,便觉得土地也有了回味。明亮处,身子暖和,热腾腾的,有一种被阳光炙烤的感觉,可是一走到阴影下,竟然全身透着冷意,这寒露的日子,一日之内,却似乎隔着春秋。人们总是不得要领,找不到适合人的安居方式。

人都说,寒字的甲骨文,是一个人,躺在铺着草垫子的床上,这意味着一种格局,寒露之后,该取暖了,草木一秋,不过是一把好柴火,或者说是一把好绒草,铺在身子下。

我不喜欢这个“寒”字,每次想起它,我都觉得自己像个贼,尽管我不是,但是我被众多的目光,给定义了。

那一年,我住在外公家,和表

……这四十盏小油灯留给了一届毕业班,如豆的光辉继续照亮山村的窗口。

我还是点灯老师。

“赖材地”来顺儿

我的学生来顺儿,冬天晨跑数他跑得快,其实是食薄衣单冻得停不下来,夏天都是赤脚穿家做鞋,从来没有袜子穿。来顺儿是从口里移民来的,家穷上学迟,十六岁才读初一。口里口外的耽误了学业,在班里勉强个下游。他自己和家人也不怎么重视,启启蒙,开开眼,别闹个睁眼瞎就行了。他用学杂费买了一双小工具,修锁子,配钥匙,学钉鞋,学修自行车。他还想办法和小卖部赊些零食和学习用品与同学做些面票交易。我曾见他贩红绸巾在低年级学生中换面票,再把自己的面卖掉,这样就赚回了学费,还添置了些耍小手艺的工本材料。学校同情他,也不怎么管控。

中午,晚上,节假日,他就在离校门不远处摆摊儿。维修的、配件的、充气、补胎、钉鞋掌……生意还算红火,学生、附近村民、过路人,时而零零星星,时而陆陆续续。

“工本费xx元,手艺钱着给:三角不嫌脏,两元不嫌重,丢个钢镚儿响一声,留颗鸡蛋也能行。”他憨憨地笑着,动情的说着,往往能多得一点儿。他的活儿远比作业做得好。

“这娃是块材地。”人们都是说他。

“噢,赖材地!事样儿撞住没奈何。”他真诚地回答,一脸的无奈和不甘心。

来顺儿就这样忙忙碌碌,三心二意读完初中,此后经年,音讯皆无。

也不知这块“材地”,如今长出怎样的才华?

絮悃
语怀

吧,那时候,便觉得人生,有太多的东西要写。

吃饭要写,哪怕是白菜帮子熬的面条,也觉得是一种薄薄的幸福;夜晚赶路要写,路上的土,还没有漫过月光。夜很静,只听见玉米叶子,呼啦呼啦的翻腾声,把一个人所谓的大胆,都吓跑了。

如今,日历丢失了,只剩下手机,像一个没感情的机器,一搜寒露,满屏的诗词和风俗,图画也盖满了页面。总觉得,出来太快的事物,是不真实的。节气,不真实,似乎意味着我的村庄丢了,到底村庄丢了什么,丢在哪里?自己也说不清楚,人还是那些人,村庄的格局也没有变化。

后来才发现,我丢了村庄的充实和祖先行走的力量。我越来越没有底气,我看不懂月光,叫不出一株植物的名字。

寒露,砸下来的,只有落叶无边的空旷,和路过家门口的那几声归雁。

生活太矮于尘土了,我突然想起“月白露初团”的诗,一个团字,让人仿佛听到露水的重量。嘀嗒一声,从夜里落下来,砸疼了一片秋天的安静和一个人的孤独。

重阳节,正在路上,菊花已经开放了,这是寒露节气里唯一的暖词。多渴望有一个院子,种一些蔬菜和菊花,蔬菜代表日常,菊花,象征着文雅的部分,在走出故乡后,把人间理想,放在这院子里。

无事的时候,摘两把青菜,放一块豆腐,在锅里咕咕嘟地煮鱼头,鱼的香气,盘在头顶。

多么美好的寒露,这些可喜的事情,从文字里跑出来。一个人,在梦里,竟然挂上了笑容。

风且
吟听

生了根想念

□宋生贵

我真切地体会到想念原来是在心中生根的,起初是自己有了女儿之后,而使这种体认显得更加强烈的,则是有了外孙之时。而每当这体认在脑海中中显现得很具体、很明晰时,我便会想到我的妈妈,想到妈妈对我的牵挂,对我的想念。

细想起来,妈妈曾对我的牵挂实在是太多太多,可以说,这牵挂几乎与她大半生的生活相随而在。这里我讲一件记忆很深的事情:

我15岁到外地读高中,那是第一次长时间远离父母。我刚到学校时很想念,尤其想念母亲,想父亲离开我时的那个背影。我将要去上学的那几天,看到妈妈在为我收拾行李和衣服时偷偷地抹眼泪。父亲赶着我家的那头毛驴给我驮着行李与用品送我到学校,第二天他要回去,我站在学校外的高坡上目送他,当他和驴子的身影消失在远处的土坡后看不见时,我的心里一下子变空了,禁不住一个人坐在地上哭了起来。

几个星期之后,我想家的情绪渐渐平和下来,继而即把心思用在了紧张的学习之中。由于当时交通不便利,虽然相距只有40余华里,但我也只是到了学期中间回家一次。我第一学期回家是“五一”节假日(我们那届高中生是春季入学),妈妈见到我时,高兴得流出了眼泪。当我发现妈妈掉了一颗牙时,她赶忙掩饰着说:“没事!没事!”

“没事!”妈妈悄悄告诉我,妈妈的那颗牙,是我上学走后我想掉了的。她给我讲述了妈妈如何因想念我而上火,致使牙周发炎化脓,直到失去了那颗牙齿的过程,我的心里有些隐隐作痛——我知道妈妈一定很想我,但没有想到她会想到这样!

的确,当时我多少有点想不明白,妈妈是个要强而又很开通的人,她历来十分支持我读书,可我现在真的到外面读书去了,她却又是这样的想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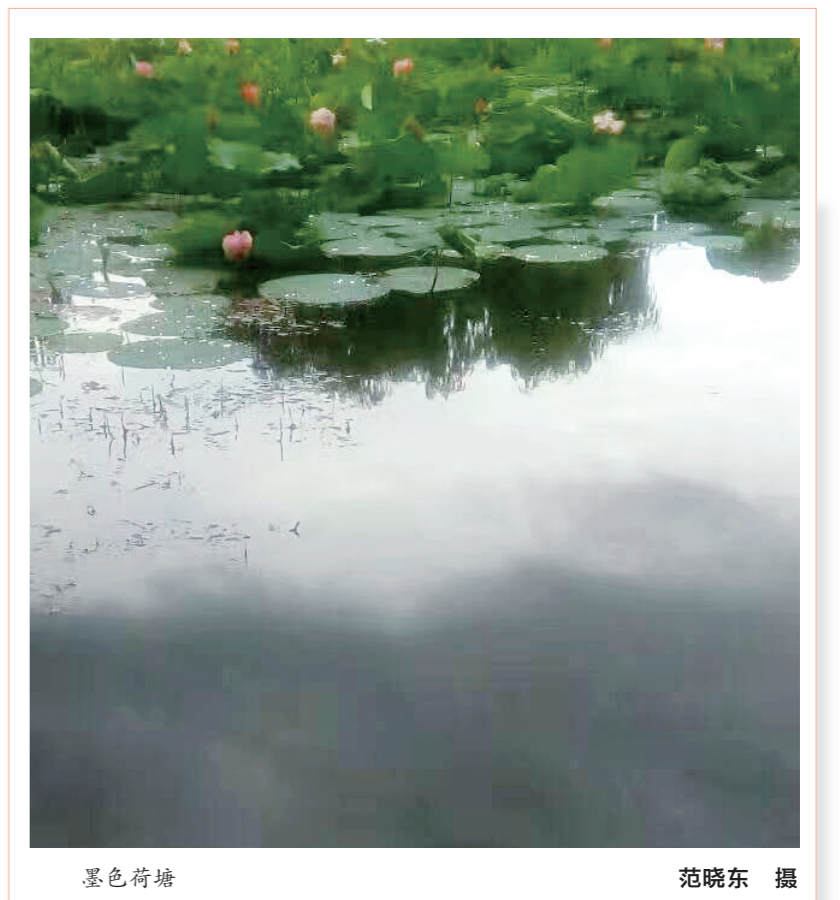
和不舍!那天夜里,我睡在妈妈的身边,靠得很近,我本想和她讲一句话:“妈妈,我在外面读书一切都很好,其实你不必那样想念我。”可是却没有说出口——当时没有,以后也没有。

“其实你不必那样想念我”,当时只是说不出,但并不知道是因为什么,而现在我明白了:与你最亲近并且倾心爱你的人,因别离而生出的想念,是在心里生了根的,所以,绝不是别人让“不想念”就可以不想念的。

当然,想念的程度不一定是对等的。我年轻的时候常听长辈们讲一句话:“上往下亲。”这个“亲”含义丰富,其中包括关心与想念。如父母和儿女之间,别离之后虽然彼此都会想念,但往往是父母想念儿女会用心更重些,以致会更细致入微并难以释怀。我当年听这句话时,只是在耳边淡淡而过,几乎没有入心,更没有去多想,直到我们的女儿离开家到北京读书之后,才真正理解了那句话的意味;到了女儿、女婿到美国去做博士后工作,并把外孙带去之后,我对那句话的理解更为深切了!这时,我理解了当年妈妈为什么那样想我——我甚至完全能想象得出,妈妈当时想念我时的心境和神情。

如今,已年届花甲的我有时在想:假使我那次向妈妈说出了那句话,不知妈妈的心里会有何感受,但我自己肯定会后悔万分的。是的,我现在渐渐明白,发自内心的想念,几乎是说不出原因的,所以,几乎同样没有什么具体的理由或说词可以使之淡去,或轻易得到改变!除非有的所谓“想念”只是挂在嘴上,逢场作戏般地随口一说。不客气地说,这是对“想念”二字的不恭,甚至是戏弄。是的,“想念”二字以“心”为安放之基,生根之地,足见其造字构词之意味之所在!

茶私
舍语



墨色荷塘

范晓东 摄

看热闹

□路志宽

在闹市区,我做了一个试验,就是用自己的行动,看看能不能聚集那些爱看热闹的人。打定主意,我就开始实施。我蹲在一个小广场上,在地上用提前准备好的粉笔,在地上写下四个大字:请看热闹!之后,在四个大字的周围,用粗线条画了几个围观的小人。

我刚蹲下写字时,就开始有三三两两的人聚集过来了,等我把字写好后,开始一笔一画地画人时,看热闹的人,已是里三层外三层了。

正在看热闹的人,议论纷纷,说什么的都有。还没来得及靠近我的人,也在一个劲儿地打听,“怎么回事啊?”

“是啊,这里发生什么事了?”

“要饭的吗?”

“是卖艺的?”

“是不是出了车祸了?”

说小
小小